

李零将第一卷叫作《四时令》，因为它比具体到每一天的日书更宽泛。《四时令》将一年分为四季，十二个月，问的是每个月做什么合适，做什么不合适。这是一种时令系统。“我把它叫《四时令》，就是春夏秋冬，正月到十二月，一共二十四个节气。这就是一号帛书的内容，是最完整的。”

第二卷之所以命名《五行令》，因为其按照五行，即金木水火土，或者说木火金水土，将一年分成了五份。根据李零介绍，实际上五行令和四时令是并行的系统。一直到汉代，两种时令书仍然并存。

至于子弹库帛书第三卷，主要涉及兵阴阳，因此被叫作《攻守占》。兵阴阳在古代占卜中非常重要，属于兵书里面的专科。

在李零所著《楚帛书介绍》一文中，详细介绍了《四时令》的内容。《四时令》抄写在一片47×38.7厘米的丝绸上，图文并茂，分为甲乙丙三篇。甲、乙两篇在帛书中间，互相颠倒，只有文字，没有图。丙篇在外，附有两套图。一套是彩绘的十二月神图，十二月神居四正，每边三个。一套是四木图，四木居四隅，用不同颜色绘成：春为青木，夏为赤木，秋为白木，冬为黑木。图文紧密结合，将甲乙两篇环绕其

中。

《四时令》中，甲篇讲岁，乙篇讲四时，丙篇讲十二月。在乙篇，以神话形式讲四时之创造，提到九个传说人物，譬如炎帝、祝融和共工。丙篇主要讲十二个月当中，每月宜忌，即适宜做什么，不可做什么。

由此可以看到，子弹库帛书的第一卷《四时令》文化内涵非常丰富，堪称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“创世神话”。

重拾传统，认识世界

此番子弹库帛书第二、三卷归国，引发了公众好奇：它究竟有何特别？为什么如此重要？

子弹库帛书的特别，在于“早”和“少”。

迄今为止，成篇的典籍类帛书，出土只有两次。一次是马王堆帛书，另一次就是子弹库帛书。和前者相比，子弹库帛书是我国

迄今为止，成篇的典籍类帛书，出土只有两次。一次是马王堆帛书，另一次就是子弹库帛书。

下图：李零（左一）、罗泰（左二）、夏德实（右二）与新民周刊记者合影。



出土最早、唯一的战国楚帛书。

李零此前曾将子弹库帛书与西方世界的《死海文书》比较。“在西方，《死海文书》是关系到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研究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。大家可以想见，《死海文书》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要。”而子弹库帛书，抄写年代比《死海文书》还要早一百多年。

而当我们讨论子弹库帛书独有的价值，它的形式和内容都应当关注。《墨子·兼爱》有记载：“以其所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琢于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。”这是我国已知最早关于帛书的描述之一。

李零在《子弹库帛书》这本著作的自序中提到：“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都是源头。中国的书，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，而不是龟甲、兽骨和铜器上。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……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，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——古文、籀文和小篆、隶书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。”

站在研究古文字的角度，子弹库帛书同样重要。已故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学勤曾说，战国文字难认，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。而在李零看来，战国文字，楚文字是大宗。研究楚文字，子弹库帛书也是个头。